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四十五回 義釋盧方史丹抵命 誤傷馬漢徐慶遭擒

且說公孫先生同展爺去不多時，轉來道：「相爺此時已升二堂，特請盧兄一見。」盧方聞聽，只打量要過堂了，連忙立起身來道：「盧方乃人命要犯，如何這樣見得相爺？盧方豈是不知規矩的麼？」展爺連聲道「好」。一回頭吩咐伴當，快看刑具。眾人無不點頭稱羨。少時，刑具拿到，連忙與盧方上好。大家圍隨，來至二堂以下。王朝進內稟道：「盧方帶到。」忽聽包公說道：「請。」這一聲連盧方都聽見了，自己登時反倒不得主意了。隨著王朝來至公堂，雙膝跪倒，匍匐在地。忽聽包公一聲斷喝道：「本閣著你去請盧義士，如何用刑具拿到？是何道理？還不快快卸去！」左右連忙上前，卸去刑具。包公道：「盧義士，有話起來慢慢講。」盧方那裡敢起來，連頭也不敢抬。便道：「罪民盧方身犯人命重案，望乞相爺從公判斷，感恩不盡。」包公道：「盧義士休如此迂直。花神廟之事本閣盡知。你乃行俠仗義，濟弱扶傾。就是嚴奇喪命，自有史丹對抵，與你甚麼相干？他等強惡助紂為虐，本閣已有辦法，即將史丹定了誤傷的罪名，完結此案。盧義士理應釋放無事，只管起來。本閣還有話講。」展爺向前悄悄道：「盧兄休要辜負相爺一片愛慕之心，快些起來，莫要違悖鈞諭。」盧方到了此時，概不由己，朝上叩頭。展爺順手將他扶起。包公又吩咐看座。盧方那裡敢坐，鞠躬侍立。偷眼向上觀瞧，見包公端端正坐，不怒而威，那一派的正氣，實令人可畏而又可敬，心中暗暗誇獎。

忽見包公含笑問道：「盧義士因何來京？請道其詳。」一句話問得個盧方紫面上套著紫，半晌，答道：「罪民因尋盟弟白玉堂，故此來京。」包公又道：「是義士一人前來，還有別人？」盧方道：「上年初冬之時，罪民已遭韓彰徐慶蔣平三個盟弟一同來京。不料自去冬至今，杳無音信。罪民因不放心，故此親身來尋。今日方到花神廟。」包公聽盧方直言無隱，便知此人忠厚篤實，遂道：「原來眾義士俱各來了。義士既以實言相告，本閣也就不隱瞞了。令弟五義士在京中做了幾件出類拔萃之事，連聖上俱各知道，並且聖上還誇他是個俠義之人，欽派本閣細細訪查。如今義士既已來京，肯替本閣代為細細訪查麼？」盧方聽至此，連忙跪倒，道：「白玉堂年幼無知，惹下滔天大禍，致干聖怒，理應罪民尋找擒拿到案。任憑聖上天恩，相爺的垂照。」包公見他應了，便叫：「展護衛。」「有。」「同公孫先生好生款待，恕本閣不陪。留去但憑義士，不必拘束。」盧方聽了，復又叩頭起來，同展爺出來。

到了公所之內，只見酒肴早已齊備，卻是公孫先生預先吩咐的。仍將盧方讓至上座，眾人左右相陪，飲酒之間，便提此事。盧爺是個豪爽忠誠之人，應了三日之內有與無必來覆信，酒也不肯多飲，便告別了眾人。眾人送出衙外，也無贅話煩言，彼此一執手，盧方便揚長去了。

展爺等回至公所，又議論盧方一番，為人忠厚老誠豪俠。公孫策道：「盧兄雖然誠實，惟恐別人卻不似他。方才聽盧方之言，說那三義已於客冬之時來京，想來也必在暗中探訪。今日花神廟之事，人人皆知解到開封府。他們如何知道立刻就把盧兄釋放了呢，必以人命重案寄監收禁。他們若因此事匯夜前來淘氣，卻也不可不防。」眾人聽了，俱各稱是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公孫策道：「說不得大家辛苦些，出入巡邏。第一保護相爺要緊。」

此時天已初鼓，展爺先將裡衣紮縛停當，佩了寶劍，外面罩了長衣，同公孫先生竟進書房去了。這裡四勇士也就各各防備，暗藏刀，俱各留神小心。

單言盧方離了開封府之時，已將掌燈，又不知伴當避於何處，有了寓所不曾。自己雖然應了找尋白玉堂，卻又不知他落於何處。心內思索，竟自無處可歸。忽見迎面來了一人，天色昏黑看不真切。及臨近一看，卻是自己伴當，滿心歡喜。伴當見了盧方，反而一怔，悄悄問道：「員外如何能穀回來？小人已知員外解到開封；故此急急進京城內，找了下處，安放了行李，帶上銀兩，特要到開封府去與員外安置。不想員外竟會回來了。」盧方道：「一言難盡。且到下處再講。」伴當道：「小人還有一事，也要稟告員外呢。」

說著話，伴當在前引路，主僕二人來到下處。盧方揮塵淨面之時，酒飯已然齊備。盧方入座，一壁飲酒，一壁對伴當說道：「開封府遇見南俠，給我引見了多少朋友，真是人人義氣，個個豪傑。多虧了他們在相爺跟前竭力分析，全推在那姓史的身上，我是一點事兒沒有。」又言：「包公相待甚好，義士長，義士短的稱呼，賜坐說話。我便偷眼觀瞧相爺，真好品貌，真好氣度，實在是國家的棟樑，萬民之福。後來問話之間，就提起五爺來了。相爺觀面吩咐，托我找尋，我焉有不應的呢。後來大家又在公所之內，設了酒肴。眾朋友方說出五員外許多的事來，敢則他作的事不少。甚麼寄柬留刀，與人辨冤。夜間大鬧開封，與南俠比試。這還庶乎可以，誰知他又到皇宮內苑題甚麼詩，又殺了總管太監。你說五員外胡不胡鬧？並且還有奏摺內夾紙條兒，又是甚麼盜取黃金。我也說不了許多了。我應了三日之內，找得著找不著必去覆信，故此我就回來了。你想，那知五員外下落？我往那裡去找呢？你方才說還有一事，是甚麼事呢？」伴當道：「若依員外說來，找五員外卻甚容易。」盧方聽了歡喜，道：「在那裡呢？」伴當道：「就是小人尋找下處之時，遇見了跟二爺的人。小人便問他：「眾位員外在那裡居住？」他便告訴小人，說在龐太師花園後樓名叫文光樓，是個堆書籍之所，同五員外都在那裡住著呢。小人已問明了龐太師的府第，卻離此不遠。出了下處，往西一片松林，高大的房子便是。」盧方聽了，滿心暢快，連忙用畢了飯。

此時天氣已有初更，盧方便暗暗裝束停當，穿上夜行衣靠，吩咐伴當看守行李，悄悄的竟奔了龐太師的花園文光樓而來。到了牆外，他便施展飛簷走壁之能，上了文光樓。恰恰遇見白玉堂獨自一人在那裡。見面之時，不由的長者之心落下幾點忠厚淚來。白玉堂卻毫不在意。盧方述說了許多思念之苦，方問道：「你三個兄長往那裏去了？」白玉堂道：「因聽見大哥遭了人命官司，解往開封府；他們哥兒三方才俱換了夜行衣服，上開封府了。」盧方聽了，大喫一驚，暗道：「他們這一去必要生出事來，豈不辜負相爺一團美意？倘若有些差池，我盧某何以見開封眾位朋友呢？」想至此，坐立不安，好生的著急。直盼到交了三鼓，還不見日來。

你進韓彰、徐慶、蔣平為何去了許久？只因他等來到開封府，見內外防範甚嚴，便越牆從房上而入。剛來到跨所大房之上，恰好包興由茶房而來，猛一抬頭見有人影，不覺失聲道：「房上有人。」對面便是書房。展爺早已聽見，甩去長衣，拔出寶劍，一伏身斜刺裏一個健步，往房上一望，見一人已到簷前。展爺看的真切，從囊中一伸手掏出袖箭，反背就是一箭釘去；只見那人站不穩身體，一歪掉下房來。外面王、馬、張、趙已然趕進來了。趙虎緊趕一步按住那人，張龍上前幫助綁了。

展爺正要縱身上房，忽見房上一人把手一揚，向下一指。展爺見一縷寒光竟奔面門，知是暗器，把頭一低，剛剛躲過。不想身後是馬漢，肩頭之下已中了弩箭。展爺一飛身已到房上，竟奔了使暗器上人。那人用了個風掃敗葉勢，一順手就是一樸刀，一片冷光奔了展爺的下三路。南俠忙用了個金雞獨立回身勢，用劍往旁邊一削。只聽噹的一聲，樸刀卻短了一段。只見那人一轉身，越過房脊。又見金光一閃，卻是三稜鵝眉刺，竟奔眉攢而來。展爺將身一閃，剛用寶劍一迎。誰知鋼刺抽回，劍卻使空。南俠身體一晃，幾乎栽倒。忙一伏身，將寶劍一拄，腳下立住。用劍逼住面門，長起身來。再一看時，連個人影兒也不見了。展爺只得跳下房來，進了書房，參見包公。

此時已將捆縛之人帶至屋內。包公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為何夤夜至此？」只聽那人道：「俺乃穿山鼠徐慶，特為救俺大哥盧方而來，不想中了暗器遭擒。不用多言，只要叫俺見大哥一面，俺徐慶死也甘心瞑目。」包公道：「原來三義士到了。」即命左右鬆了綁，看座。徐慶也不致謝，也不遜讓，便一屁股坐下，將左腳一伸，順手將袖箭拔出，道：「是誰的暗器？拿了去。」展爺過來接去。徐慶道：「你這袖箭不及俺二哥的弩箭。他那弩箭有毒，若是著上，藥性一發，便不省人事。」正說問，只見王朝進來稟道：「馬漢中了弩箭，昏迷不醒。」徐慶道：「如何？千萬不可拔出，見血封喉，立刻即死。若不拔出，還可以多活一日，明日這

時候，也就嗚呼了。」包公聽了，連忙問道：「可有解藥沒有？」徐慶道：「有呵。卻是俺二哥帶普，從不傳人。受了此毒，總在□二個時辰之內用了解藥，即刻復生。若過了□二個時辰，縱有解藥，也不能好了。這是俺二哥獨得的奇方，再也不告訴人的。」

包公見他說話雖然粗魯，卻是個直爽之人，堪與趙虎稱為伯仲。徐慶忽又問道：「俺大哥盧方在那裡？」包公便說：「昨晚已然釋放，盧義士已不在此了。」徐慶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怪道人稱包老爺是個好相爺，忠正為民。如今果不虛傳，俺徐慶倒要謝謝了。」說罷，撲通爬在地下，就是一個頭，招的眾人不覺要笑。

徐慶起來，就要找盧方去。包公見他天真爛漫，不拘禮法，只要合了心就樂，便道：「三義士，你看外面已交四鼓，夤夜之間那裡尋找。暫且坐下，我還有話問你。」徐慶卻又坐下。包公便問白玉堂所作之事，愣爺徐慶一一招承。「惟有劫黃金一事，卻是俺與二哥、四弟並有柳青，用蒙漢藥酒將那群人藥倒，我們盜取了黃金。」眾人聽了，個個點頭舒指。

徐慶正在高談闊論之時，只見差役進來稟道：「盧義士在外求見。」包公聽了，急箸展爺請來相見。

不知盧方來此為了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